

曹文轩 著

野风车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一片旷野，没有树林，没有村庄，
没有行人，只有这么一架孤独傲慢的
风车。

现在，这架风车的主人是二疤眼
子和他的父亲。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风车/曹文轩著.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3

ISBN 7-5346-3305-2

I. 野... II. 曹...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6447号

书 名	野风车
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南京市大明路88-8号 210012)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页2
版 次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6-3305-2/I·533
定 价	1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甜橙树	1
阿雏	16
蓝花	37
泥鳅	51
红葫芦	67
月白风清	82
再见了,我的小星星	96

金色的茅草	119
灵树	132
十一月的雨滴	145
野风车	170
远山,有座雕像	185
第十一根红布条	202
埋在雪下的小屋	212

甜 橙 树

男孩弯桥，一早上出来打猪草，将近中午时，觉得实在太累了，就拖着一大网兜草，来到油麻地最大的一棵甜橙树下，他仰头望了望一树的甜橙，咽了一口唾沫，就躺在了甜橙树下。本来是想歇一会儿再回家的，不想头一着地，眼前的橙子就在空中变得虚虚飘飘，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一睡着就沉沉的，仿佛永远也醒不来了。

那只草绳结的大网兜，结结实实地塞满了草，像一只硕大的绿球，沉重地停在甜橙树旁，守候着他。

秋天的太阳雪一般明亮，但并不强烈，照着安静的田野。

田埂上，走着四个孩子：六谷、浮子、三瓢和红扇。今天不上学，他们打算今天一整天就在田野上晃悠，或抓鱼，或逮已由绿色变成棕色的蚂蚱，或到稻地里逮最后一批欲飞又不能飞的小秧鸡，或干脆就摊开双臂、叉开双腿，在田埂上躺下晒太阳——再过些日子，太阳就会慢慢地远去了。

他们先是看到弯桥的那只装满草的大网兜，紧接着就看到了躺在甜橙树下的弯桥。四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

奋，沿着田埂，向甜橙树一路跑来。快到甜橙树时，就一个一个地变成了猫，向弯桥轻轻地靠拢，已经变黄的草在他们的脚下慢慢地倒伏着。走在前头的，有时停住，扭头与后面的对一对眼神，动作就变得更轻了。那番机警的动作，不免有点夸张。其实，这时候即使有人将弯桥抱起来扔进大河里，他也未必能醒来。

他们来到了甜橙树下，低头弯腰，轻轻地绕着弯桥转了几圈，之后，就轻轻地坐了下来，或望望睡得正香的弯桥，或互相挤眉弄眼，然后各自挪了挪屁股，以便向弯桥靠得更近一些。他们脸上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快乐，仿佛无聊乏味的一天，终于因弯桥的出现，忽然地有了一个让人喜悦的大转折。

此时，弯桥只在他的无边无际的睡梦里。

阳光透过卵形的甜橙树的叶子，筛到了弯桥的身上、脸上。有轻风掠过枝头，树叶摇晃，光点、叶影便纷乱错动，使四个孩子眼中的弯桥，显得有点虚幻。

弯桥笑了一下，并随着笑，顺嘴角流下粗粗一串口水。

女孩红扇“扑哧”一声笑了——笑了一半，立即缩了脖子，用手紧紧捂住了嘴巴。

光点、叶影依然在弯桥身上、脸上晃动着，像阳光从波动的水面反映到河岸的柳树上一一般。

几个孩子似乎想要干点什么，但都先按捺住自己心里的一份冲动，只安然坐着，有趣地观望着沉睡中的弯桥……

弯桥是油麻地村西头的光棍刘四在四十五岁上时捡到的。那天早上，刘四背只鱼篓到村外去捉鱼，过一座弯桥时，在桥头上看到了一个布卷卷，那布卷卷的一角，在晨风里扇动着，像只大耳朵。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过路的人丢失在这里的，看了一眼就想走过去，不想那布卷卷竟然自己滚动了一下。

桥头是个斜坡，这布卷卷就因那小小的一个滚动，竟止不住地一直滚动起来，并越滚越快。眼见着就要滚到一片水田里去了。刘四撒腿跑过去，抢在了布卷卷的前头，算好了它的来路，双脚撇开一个“八”字，将它稳稳挡住了。他用脚尖轻轻踢了踢布卷卷，觉得有点分量，就蹲下来，用又粗又短的手指，很笨拙地掀起布卷卷的一角，随即“哎哟”一声惊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等他缓过神来时，只见布卷卷里有一张红扑扑的婴儿的脸，那婴儿似乎很困，微微睁了一眼，鱼一般叭唧了几下小嘴，就又睡去了。

人愈来愈多地走过来。

刘四将布卷卷抱在怀里，四下张望，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人群里一片唧喳：“大姑娘生的。”“是个小子。”“体面得很。”“大姑娘偷人生的都体面。”……

油麻地最老的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对刘四大声说：“还愣着干什么？抱回去吧！你命好，讨不着老婆，却能白得一个儿子。命！”

弯桥跟着刘四，在油麻地一天一天地长大了。他先是像一条小狗摇摇晃晃地、很吃力地跟着刘四，接下来就能与刘四并排走了，再接下来，就常常抛下刘四跑到前头去了。但到八岁那年春天，弯桥却得了一场大病。那天，他一天都觉得头沉得像顶了一扇磨盘，晚上放学回家时，两眼一黑栽倒了，滚落到一口枯塘里。刘四穷，家里没有钱，等东借西借凑了一笔钱，再送到医院时，弯桥已叫不醒了。医生说 he 得的是脑膜炎。抢救了三天，弯桥才睁开眼。等他病好，再走在油麻地时，人们发现，这孩子有点傻了。他老莫名其妙地笑，在路上，在课堂上，甚至是在挺着肚皮撒尿时，都会没理由地说笑就笑

起来。有些时候，还会自言自语地说一些让油麻地所有的人都听不懂的话。

油麻地的孩子们，都希望能见到弯桥，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获取快乐的机会。有时，他们还会觉得弯桥有点可怜，因为养他的刘四实在太穷了。油麻地最破的房子，就是刘四的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很难算是房子。油麻地的人根本不说刘四的房子是房子，而说是“小草棚子”。别人家的孩子，只要上学，好赖都有一个书包，弯桥却用不起书包——哪怕是最廉价的。刘四就用木板给弯桥做了一只小木箱。当弯桥背着小木箱，屁颠屁颠地上学时，就总会有一两个孩子顺手从地上捡根小木棍，跟在弯桥后头，“噼哩叭啦”地敲那小木箱。敲快活了，还会大声吆喝：“卖棒冰啰——”弯桥不恼，抹抹脑门上的汗，害羞地笑笑。学校组织孩子们进县城去玩，路过电影院，一见是打仗片，三瓢第一个掏钱买了张票，紧接下来，一个看一个，都买了票，一晃工夫，四五十个人就都呼啦啦进了电影院，只剩下弯桥独自一人在电影院门口站着。刘四无法给他零用钱。等电影院的大门关上后，弯桥就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下，用双手抱着双腿，然后将下巴稳稳地放在双膝上，耐心地等电影散场，等三瓢他们出来。一街的行人，一街的自行车铃声。弯桥用有点萎靡的目光，呆呆地看着街边的梧桐树。他什么也不想，只偶尔想到他家的猪。猪几乎就是弯桥一人饲养的。刘四每捉一只小猪回来，就立即盘算得一清二楚：等猪肥了卖了钱，多少用于家用，多少用于给弯桥交学费、添置新衣。从弯桥能够打猪草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他要和刘四好好地养猪，把猪养得肥肥的。他从未饿过猪一顿。他总要打最好最好的猪草——是那种手一掐就冒白浆浆的猪草。电影终于散场了，三瓢们一个个看得脸上红通通的，出了电影院

的大门都好一会儿工夫了，目光里还带着几丝惊吓和痛快。弯桥被他们感染了，抓住三瓢的或六谷的或浮子的或其他人的胳膊，向他们打听那部电影演的是什么。起初，三瓢们都还沉浸在电影里没出来，不理睬他。待到愿意理会了，有的就如实地向他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有的就向他故意胡编乱造。弯桥是分不出真假的，就都听着。听着听着就在心里犯嘀咕：怎么三瓢说那个人被枪打碎了脑袋，六谷却说那个人最后当了营长呢？一路上，他就心里弄不明白。不明白归不明白，但他很高兴……

太阳光变得越来越明亮。

弯桥翻了个身，原先贴在地上的脸颊翻到了上面。三瓢们看到，弯桥的脸颊压得红红的，上面有草和土粒的印痕。

红扇用手指了指弯桥的嘴，大家就都伸过头来看：弯桥又笑了，并且又从嘴角流出粗粗一串口水。

田埂上偶尔走过一个扛着工具回家的人。

三瓢觉得腿有点坐麻了，站了起来，跑到甜橙树的背后，一拉裤带，裤子“哗啦”落到脚面上，然后开始往甜橙树下的黑土里撒尿。尿声提醒了六谷与浮子，先是六谷过来，再接着是浮子过来，与三瓢站成一个半圆，试着与三瓢尿到一个点上。

三瓢他们是五年级，红扇才二年级，但红扇知道害臊了，嘴咕嘟着，将脸扭到一边，并低下头去。但她却无法阻挡由三个男孩一起组成的联合撒尿声。随着尿的增多，地上积了水，尿声就洪大起来，“噗噗噗”，很粗浊地响。

当三瓢、六谷、浮子系上裤子，低头看了一眼由他们尿成的小小烂泥塘时，他们同时互相感应到了对方心里生起的一个恶恶的念头。先是三瓢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蹲下来搅拌起烂泥塘。土黑油油的，一种黑透了的黑，三瓢一搅拌，汪

着的尿顿时就变得像黑墨水。

六谷低声说：“能写大字。”

浮子从近处摘了一张大大的青麻叶，用手托着，蹲在了三瓢的身旁。

三瓢扔掉了木棍，捡起一块窄窄的木板条，将黑黑的泥浆一下一下挑到了浮子手中的青麻叶上。

那边，心领神会的六谷拔了四五根毛茸茸的狗尾巴草过来了。

三瓢、六谷、浮子看了看动静，在弯桥身边蹲下。

红扇起初不明白三瓢他们到底要对弯桥做什么，但当她看见三瓢像用一支毛笔蘸墨水一样用一根狗尾巴草蘸黑泥浆时，就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心思。她没有立即过来，而是远远地坐着。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当参加他们的游戏。

弯桥翻了一个身，仰面朝天。他的鼻翼随着重重的呼吸，在有节奏地扇动。

阳光照着一树饱满的、黄亮亮的像涂了一层油的甜橙。它们又有点像金属制成的，随着风的摇动，在阳光下，一忽一忽地打亮闪。一些绿得发黑的叶子飘落下来，其中有三两片落在了弯桥蓬乱的头发里。

弯桥的脸上像淡淡的云彩一般，又闪过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

浮子望着三瓢，用大拇指在上唇两侧，正着刮了一下，又反着刮了一下。

“八”字胡。明白。三瓢用左手捋了捋右手的袖子，轻轻地、轻轻地，在弯桥的上嘴唇上先来了左一撇。

六谷早用手中的狗尾巴草饱饱地蘸了黑泥浆，轻轻地，轻轻地，在弯桥的上嘴唇上又来了右一撇。

很地道、很传神的两撇八字胡，一下子将弯桥的形象改变了，变得让三瓢他们几乎认不出他是弯桥了。

浮子将三瓢和六谷挤开，一手托着一青麻叶的黑泥浆，一手像画家拿了支画笔似的拿着蘸了泥浆的狗尾巴草，觉得弯桥眉毛有点淡，就很仔细地弯桥的两道眉毛描得浓黑浓黑的。

弯桥一下子变得很神气，很英俊，像条走路走累了的好汉，困倒在了甜橙树下。

红扇在三瓢、六谷和浮子一边耳语一边捂住嘴笑时，轻轻走过来，见了弯桥的一张脸，“扑哧”笑了。

弯桥脸上的表情似乎受了惊动，凝住了片刻，但，又很快回到原先那副沉睡的状态里。

三瓢他们几个暂且坐在了地上，看看被围观的弯桥，又互相望着，偷偷地乐。

太阳移到甜橙树的树顶上，阳光直射下来，一树的橙子越发地亮，仿佛点着了似的。

红扇说：“该回家了。”

但三瓢、浮子、六谷都觉得不尽兴。眼前舒舒服服地躺着睡大觉的弯桥，似乎并未使他们产生足够的快乐。这凭什么呢？弯桥凭什么不让他们大大地快活一顿呢？

三瓢扔掉了手中的狗尾巴草，直接用手指蘸了蘸青麻叶上的黑泥浆，在弯桥的脸蛋上涂抹起来。他想起七岁前过年时，他的妈妈在他的脸上慢慢地涂胭脂。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个圆便从一分硬币大，到五分硬币大，直到膏药那么大。

弯桥一下显得滑稽了。

红扇看得两腮红红的，眉毛弯弯的，眼睛亮亮的。

三瓢轻声问：“红扇，你想涂吗？”

红扇摇摇头：“臊。”

浮子说：“用狗尾巴草。”

红扇说：“那也臊。”

六谷说：“还有半边脸，你不涂，我可涂了。”

三瓢觉得红扇不涂，有点吃亏。他要主持公道，将一根狗尾巴草递给红扇：“涂吧。”

红扇蹲了下来。

浮子立即用双手托着青麻叶。

红扇真的闻到了一股尿臊味，鼻子上皱起细细的皱纹，本来长长的鼻子一下子变短了。浮子赶紧将青麻叶从红扇的面前挪开了一些。

红扇跪了下来，用白嫩的小胖手拿着狗尾巴草，蘸着黑泥浆，在弯桥的另一半脸蛋上涂起来。她涂得很认真，一时忘了是在涂弯桥的脸，而觉得是在上一堂美术课，在涂一幅老师教的画。红扇是班上学习最认真也最细心的女孩。红扇干什么事都认真细心。她一笔一笔地涂，涂到最后，自己的脸几乎就要碰到弯桥的脸了。那时，她也闻不出黑泥浆散发出的尿臊味了。她一边涂，一边还与另一半脸蛋上的“膏药”比大小。既然这一半脸蛋上的“膏药”是她涂的，那她就得一丝不苟地涂好，要涂得与那一半脸蛋上的“膏药”一般大小才是。

红扇涂得三瓢、浮子和六谷都很着急。

终于涂好了。红扇扔掉了黑头黑脑的狗尾巴草，长出一口气。三瓢他们也跟着她长出一口气。

他们都站了起来，然后绕着弯桥转圈儿。

红扇先笑起来，随即三瓢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地笑了起来，越笑声越大，越笑越疯，越笑越放肆，直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浮子笑瘫在了地上，红扇笑得站不住，双手抱住了甜橙树。

弯桥在笑声中醒来了。

笑声渐渐变小，直到完全停止。

三瓢他们四个，有坐在地上的，有弯着腰的，有仰着脖子朝天的，有抱着甜橙树的，在弯桥慢慢支撑起身子时，他们的笑声停止了，但姿态却一时凝固在了那里。

弯桥适应了光线，依然支撑着身体，惊奇地：“三瓢、浮子、六谷、红扇，你们四个人都在这儿！”他闭了一阵双眼，又将它们慢慢睁开，但半眯着，“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串梦，把你们一个一个地都梦到了。”

三瓢、浮子、六谷、红扇有些惊讶与好奇，一个个围着弯桥坐在地上。

弯桥往甜橙树的树根挪了挪，轻轻地靠在甜橙树的树干上。

“先梦见的是红扇。那天很热，热死人了。我跟红扇躲到一个果园里摘树上的梨子吃。好大好大的一个果园，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一个果园。红扇吃一个，我吃一个，我们不知吃了多少梨。不知怎么的，杨老师就突然地站在了那儿。直直的，那么高，就站我眼前。他不说话，一句也不说。他好像不会说话。我和红扇就跟着他走，可我就是走不动。红扇走几步，就停下来等我。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棵甜橙树，树阴有一块田那么大。‘在毒太阳下面站着！’杨老师说完了，人就变成一张纸，一飘一飘的就没了。我和红扇不怕，有那么大一块树阴呢！我朝红扇笑，红扇朝我笑。我们摘树上的橙子吃，一人一只大甜橙。吃着吃着，树阴变小了，越变越小，我们就挤一块儿。树阴就那么一点点大，下面只能站一个人，另一个人得站在太阳下。一个大毒太阳，有洗澡的木盆大。橙子树晒卷了叶，橙子像下雨一样往下落。你说奇怪吧，叶子全掉光

了，那一片树阴却还在。可还是只能阴凉一个人。我和红扇要从甜橙树下逃走，一张纸飞来了，就在空中转着圈儿，飘，飘，飘……我们知道那是杨老师。红扇把我推到树阴下。我跳了出来，她又把我推到树阴下，她一定要把树阴让给我。我不干，她就哭，就跺脚。树阴像一把伞。我站在伞底下。伞外面是毒太阳，是个大火球。我要走出树阴，可是，红扇抬头一看，我就定住了，再也走不出树阴。树阴下阴凉阴凉的，好舒服。红扇就站在太阳下，毒太阳！渐渐地，她的头发晒焦了。我对她说：‘把树阴给你吧。’她不回头。我就又往树阴外面走，她一回头，我又走不动了，两只脚像粘在了树阴下。一地晒卷了的树叶，红扇用舌头舔焦干的嘴唇，我看着就哭起来，一大滴眼泪掉在了地上，潮了。你们知道吗？潮斑在长大、长大，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树阴，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一直又变到一块田那么大……”

远处的田野上，有人在唱山歌，因为离得太远，声音传到甜橙树下时，已经没头没尾了。

三瓢、浮子、六谷和红扇都坐着不动。

“接下来，我就梦见了三瓢，”弯桥回想着，“是在荒地里。天底下好像一个人也没有了，就我们两个人。我们走了好多天好多天，就是走不出荒地。那才叫荒地呢，看不到一条河，看不见一点绿，满眼的枯树，枯草。天上连一只鸟也没有。四周也没有一点点声音。我和三瓢手拉着手。我和他的手好像长在一块，再也不能分开了。没有风，可到处是尘土，卷在半空里，像浓烟，把太阳都罩住了。我总是走不动，三瓢就使劲拉着我。真饿，我连土块都想啃。想看见一条河，想看见一个村子，想看见一户人家。我想掐一根青草在嘴里嚼嚼，可就是找不到一根青草，心里好生气，朝枯草踢了一脚，吓死人啦，那

草被我一踢，你们猜怎么着？烧着了！一忽，就变成了一大片火，紧紧地撵在我们屁股后头。三瓢拉着我，拼命地跑。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就倒在了地上。三瓢解下裤带，拴在我脚脖子上，拖着我往前走。地上的草油滑油滑的，我觉得自己是躺在雪地上，三瓢一拖，我就滑动起来，像在天上飞。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三瓢大声叫我：‘弯桥，你看哪！’我从地上爬起来，往前看。你们知道我看见什么啦？一棵甜橙树！它长在大堤上。知道大堤有多高吗？在云彩里。整个大堤上，什么也没有，就一棵甜橙树。我们手拉着手爬上大堤。知道这棵甜橙的树叶有多大吗？巴掌大。我和三瓢没有一丝力气了，就坐在甜橙树下。我们都仰脸朝上望，心里想：上面要挂着橙子，该多好！……橙子！”弯桥仰着脸，用手指着甜橙树的树冠，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橙子！就一颗橙子，一颗好大好大的橙子！三瓢也看到了，抱着树干爬起来。我爬不起来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三瓢说：‘你在下面等着。’他就朝甜橙树上爬去。我记得他是个光身子，只穿了条裤子，鞋也没有。他爬上去了。那颗橙子就在他眼前，红红的。他伸手去摘，怪吧？那颗橙子飞到另一根枝头上去了。它会飞！你们见过夏天的鬼火吗？它就像鬼火。它在甜橙树上飞来飞去。我躺在地上干着急：‘在这儿，在这儿！’三瓢从这根树枝爬到那根树枝，上上下下追那颗橙子，可怎么也追不着。三瓢靠在树枝上直喘气，汗落下来，‘噗嗒噗嗒’掉在我脸上，砸得我脸皮麻。那颗橙子就在他眼前一动不动地挂着，亮闪闪的，像盏灯。我瞧见三瓢把身子弯向前去，一双眼睛好亮好亮，紧紧盯着橙子。我的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我就使劲喊：‘三瓢，你要干什么？’我还没有把话喊完，他就朝那颗橙子扑了过去……‘扑通’一声，他连人带橙子从空中跌在地上。他双手抱着橙子，一动不动地

躺在那儿。我就大声叫他：‘三瓢！三瓢！……’他醒了，把橙子送到我手上。我推了回去。他又推了回来：‘吃吧，就是为你摘的。’”

弯桥仰望着甜橙树上的橙子，两眼闪着薄薄的泪光。

刚才在远处田野上唱山歌的人，好像正朝这边走过来，因为他的歌声正渐渐变大变清晰。

三瓢、浮子、六谷和红扇都往弯桥跟前挪了挪。

“要说到你了，六谷。”弯桥将身子往下出溜一些，以便更舒坦地靠在甜橙树的树干上。他将两条腿伸开，交叉着。“你们梦见过自己生病吗？我梦见自己生病了。一种特别奇怪的病。不发烧，哪儿也不疼，就是没精神，不想吃饭，不想打猪草，不想上学，也不想玩。看了好多地方，都治不好。有一天，我路过六谷家的院子，听到六谷家院子里的甜橙树上有鸟叫，不知怎的，就浑身发抖。抖着抖着就不抖了。我就听鸟叫，听着听着，我就想吃饭，就想打猪草，就想上学，就想跟你们一起到地里疯玩。我的病，一下子就好了。我抬头去看甜橙树上的鸟：它站在鸟窝边上，一个小小的鸟窝，鸟也小小的，白颜色，雪白，嘴巴和爪子都是红色的，金红，好干净，好像刚刚用清水洗过似的。它歪着头朝我看，我也歪着头朝它看。它又叫开了。我从没听说过这么好听的鸟声……”弯桥沉醉着，仿佛又听到了鸟的叫声。“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能治好我病的，就是那只鸟，全油麻地的人都知道我得了一种很怪很怪的病。六谷就对他家树上的鸟说：‘去吧，飞到弯桥家去吧。’六谷很喜欢这只鸟。它一年四季就住在六谷家的甜橙树上叫。鸟不飞。六谷就用竹竿赶它：‘去吧，去吧，飞到弯桥家去吧。’鸟在天上飞了几圈，就又落下来了。它离不开甜橙树。他央求树上的鸟：‘去吧。弯桥躺在床上呢，只有你能救他。’鸟就

是不肯飞。六谷急了，就用石子砸它。鸟由六谷砸去，就是不飞……不知是哪一天，我坐在门前晒太阳，就听见门口大路上，轰隆轰隆地响。我抬头一看，路上全都是大人、小孩。你们知道我看见什么了？甜橙树，六谷家的甜橙树！六谷手里拿着他爸爸赶牛的鞭子，在赶那棵树。他扬了扬鞭子，甜橙树就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梦里头看不清它是怎么走的，反正它正朝我们家走来。六谷有时把鞭子往空中一抽，就听见‘叭’的一声响，崩脆，像放鞭炮。甜橙树越来越大，大人小孩就跟着，闹闹嚷嚷的，也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我看到鸟了。它守在窝上，甜橙树晃晃悠悠的，它也晃晃悠悠的。它忽然在甜橙树上飞起来，在树枝间来回地飞。后来，它落在最高的枝头上，对着天叫起来。大人小孩都不说话，就听它叫……从此，甜橙树就长在了我家的窗前，每天早上，太阳一出，那只鸟就开始叫……”

弯桥觉得自己是在说傻话，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唱山歌的人离甜橙树越来越近了。悠长的山歌，一句一句地送到了甜橙树下。

三瓢、浮子、六谷和红扇又往弯桥跟前挪了挪。

弯桥看了看那只大网兜，有了想回去的心思，但看到三瓢他们并无一丝厌烦的意思，就又回到了说梦的念头上：“最后梦到的是浮子。梦里，我先见到了我妈妈。”弯桥立即变成一副幸福无比的样子。“我妈妈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她梳一根长长的、长长的大辫子，牙齿特别特别的白。她朝我笑，还朝我招手，让我过去。我过不去，怎么也过不去。我看到妈妈眼睛里都是泪，亮晶晶的。我朝妈妈招手，妈妈却不见了，但半空里传来了妈妈的声音：‘我在大河那边……’妈妈的声音，好听极了，一直钻到我心眼眼里。前面是一条大